

遭劫后深爱脑白金

我是一名退休教师，今年73岁。坚忍不拔地奋斗，堂堂正正的做人，是年过古稀的我，走过的人生路。

文 / 四川邛崃 傅开石



遭 劫

1951年，我是首批50个少先队员中最小的一个（8岁）。1954年7月考入南川中学初中，初一当选少先队小队长，初二、初三当中队长，被评为县优秀少先队员，一直梦想着光辉灿烂的前程。

1957年8月，14岁的我考升本

校高中，高中三年，“命运”让我遇上了一位“严师”班主任，“严师”高举“红”的大旗。高一时“严师”在班上宣布：凡右派教师上课，应先在教室门外呼报告，由学生团支部书记说“准许上课”才能进教室。学生不起立，不呼老师好，下课铃响后，学生坐着，教师自动离开。

教代数的右派教师，是原数学教研组长，一直很受学生的爱戴。他一次报告不呼，推门而入，认真讲课。教物理的右派教师，是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，多次门外呼报告，紧跟“严师”的团支书，故意装聋作哑，有时要连呼三次以上，才得“准许上课”。我的座位离门最近，看着他红着脸含着泪走进来，心中很是不平！

既然是上课，老师就是老师，学生就是学生，岂能颠倒！很多学生有同感。“严师”停课两个半天，请来学校领导，开“正确对待右派教师上课”的主题班会。会上团支书和几位班干部发言，有的怒斥代数老师，不呼报告，不守规矩，翘尾巴；有的说他上课放毒，继续反党反社会主义。

我和几位同学发言坦诉看法，我说：右派教师上课，我们应该有所警惕，真的放毒坚决反对，对讲授的知识要好好学习。有的同学说XXX在讲定义、定理、推论、公理概念时，说不能证明而采用的真理是公理。例如凡是人都要死，是恶毒攻击毛主席万岁，是反党放毒，我认为这个例子让我们很容易理解公理这个概念，不能硬扯上毛主席万岁。有同学说XXX在讲无理数的取值时，呼学生去扯2尺布，打2斤油，是煽动学生扰乱市场，反对社会主义。XXX是这样讲的：我是学过无理数取值的营业员，你来扯布，我问你扯多少，你说扯2尺。我问你精确到多少，你说精确到0.1，我再问你是不是过剩近似值，你说不足值，我就扯一尺四寸布给你。你说过剩值，我就扯一尺五寸布给你。倘若卖油的营业员也是学过无理数取

值，你同样可以打2斤油，3斤油……我认为这样讲，生动形象有趣，使我们记忆深刻。他很强调前提是营业员学了无理数取值，怎能是煽动学生扰乱市场呢？



“严师”对我横加批判，高一我的操行评为了3分（相当于留校察看）。高中毕业鉴定在“严师”的笔下是：“自专典型”、“为右派教师辩护”、“攻击三大指标”（“文革”中整我的人查档案发现的）。铁定了我两次高考落榜，埋下“文革”中惨遭迫害的“黑种”。

1960年落榜后，17岁的我被县文教科派到南川第六中学代课，从此踏上了从教路。我努力学习，勤奋工作，积极要求进步，1965年5月入团，1966年4月被团县委评为五号团员。正当我沿着又红又专道路起步时，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开始了，无奈大难临头。

1966年6月，以学习团委书记为首的几个人写出《评“三人合伙公

司”》，把校长、我和另一名教师污为“三人合伙公司”，其后被打成牛鬼蛇神：关“牛棚”，多次批斗，挂黑牌游街、毒打，监督劳动改造。强加给我的“罪行”主要是“穿地主父亲的毛领大衣，继承剥削阶级的衣钵，孝子贤孙。说母亲出身贫苦，是先进工作者，为地主翻案”。

我多次反驳说：“我父亲是县政协驻会常委，1963年陪同县委书记到重庆学习参观之前，县委委托统成部郝部长，特制好毛领大衣送到我家。1966年父亲病逝，县委、政府、政协送花圈派领导送葬。我穿着县委送的父亲遗留下来的大衣，深深感受到党的温暖关怀，你们哪个穿过县委送的大衣？这叫剥削阶级的衣钵吗？你们可找宫书记、郝部长查实。我母亲出身于南平乡下的贫苦农民家庭，解放后，历届普选有选举权，1964年被评为县商业系统先进工作者，大幅半身照在县人民政府光荣榜上刊出，这是铁的事实，你们可查证。这叫翻案吗？”

“一打三问”时，狠毒的给我扣上“投靠美帝的现行反革命”、“恶毒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”的滔天大罪，批斗“升温”。

所谓“投靠美帝”，事实是1969年5月，全校教职工在一块挖土，边挖边说笑，一位教师说我们学校年轻教师中只有傅开石没有结婚了。教师赵XX接过来说，傅开石在学校胡志明主席的美德，南北不统一不结婚，你可能世界一遍红的时候才能结婚啰！我说：“对头，我要世界一遍红的时候才结婚，那个时候到美国去

结婚”。一句玩笑话，就成了投靠美帝的现行反革命。

所谓的“恶毒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”，事实是：1967年1月初，我和赵XX被关“牛棚”，一天晚上大约11点，我们用小锑盆在烤火炉上煮面，差点烧干，我叫赵赶紧把温水瓶递给我。赵提水瓶把旁边的主席石膏带下打烂了，吓得发抖，我急揣开煮面盆，把打烂的石膏碎块用报纸包好。怎么处理碎块？丢到田土里、山坡上，不行！急得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我说：“只有把它捶细，丢到粪池里才不被发现。”赵同意。我拿着包着的碎块，赵打着电筒叫我把碎块捶细，颤颤惊惊将小碎块倒进了粪池，用粪舀搅了又搅，一点也看不见，才悄悄回到住房，面不煮了久久不能入睡。

两年后的寒冬腊月，气温降到零下几度，“文革”负责人逼着我下粪池，淘粪渣、晾粪渣找罪证，晚上反复写交代，十多天后淘完晾干，石膏小碎块无影无踪。赵XX为自保，污我用帐杆打烂石膏像，面对乱咬、陷害，我多次请“文革”负责人看现场，事发时是冬天，根本没挂蚊帐，哪来帐杆，我忙着煮面水干了，赵坐对面烤火等吃面，他的背后是放温瓶和石膏像的课桌，被他挡着，我根本打不到也没时间打。我要求和赵对质，在批判和对做斗争大会上，我多次怒斥：“赵XX提温水瓶不小心把石膏像带下打烂，限于我们当时的处境别无他法，我捡起来的是石膏碎块，捶小的是石膏碎块，倒进粪池里的是小石膏碎块，你们硬说成是毛主席的光辉形象，你们就是在辱伟大领袖毛主席”。

我被架着“喷气式”拗耳光，用毛巾塞咀，竹棍乱打，掌打脚踢昏过去。

经县医院检查多处软组织严重磨损，疝气，左眼视网膜发炎，外伤严重。住院治疗后有所好转，被押送县农场管制劳改，待处理长达两年之久。浩劫落难，惨遭摧残，病魔缠身，医药相伴。



“回春”

1974年5月，南川县革委发文：“南革发（1974）字第115号”给我彻底平反，“恢复名誉，销毁材料”。遭劫8年，31岁的我获得新生。我奋发进取，从教书育人中学会做一个学生心中的老师，多次受到县、地、市、省的表彰。刻苦进修，继1966年7月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（函授）毕业，1981年四川电大数学、物理单科毕业，1983年四川省教院物理专业结

业。1988年8月评为中学高级教师，1992年12月评为中高级讲师。

1994年7月，我重病在县医院住院20多天，得不到确诊，险些丧命。深感健康是做人和敬业之本，健康是生命的根本，有健康才有高质量的人生。华西医院确诊，我是患结肠炎和慢性阑尾炎，20多年来我很注意保健。2005年国庆长假，我所任教的高84级学生，专程从重庆来看望我，送来脑白金，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连服4盒，感觉入睡快，睡眠时间延长，食量增加，肚子胀和不适减轻，精力较前好，效果让我信服了。于是坚持服用至今，离家外出随身带着，一次都不落下，改善睡眠，润肠通便效果极佳。

2012年8月，高84级4班28位学生，从重庆、成都、北京等地来邛崃祝贺我七十华诞，一致赞我没有变样，只是白发多了点，神气十足根本不像七十岁的老人，祝我“生命之树长青”！一日之内我同他们一道游古镇，爬天台山，唱歌跳舞，叙旧情谈未来。我是个快乐的老顽童，告诉学子们，“无畏开心，生活有规，坚持运动，深爱‘白金’”。是我的养生之道，我“回春”了。

敬孝

母亲退休后迁往邛崃与我妹妹同住，老年盼有儿子在身边。岳母老家成都，岳父去逝后老年思乡心切。为了敬孝，1990年8月我与夫人调邛崃工作，全家定居邛崃，岳母一直和我们同住。到邛崃后，我坚持每天早晨到距离家1公里的母亲住处请安，

陪散步，有时带点小吃，下午下班后先看望母亲，有时送上肾宝等保健品，然后回家。因事或外出必打电话问安，同事们笑称“早请示，晚汇报”。

2005年春节开始，我每月买两提脑白金孝敬母亲。我每天亲手取出请服，“早请示”口服液，“晚汇报”将胶囊放入小杯盖好，放在母亲的床头柜上，提醒睡前一小时服，有事情妹妹“照办”。一年复一年，母亲睡得好，食量好，解便正常，精神好，85岁前坚持每天绕城散步，帮助妹妹做饭做菜理家务关照小孩。95岁生活自理，卫生自己做，不让我们帮助。

岳母断断续续服脑白金，身体好。2008年春节开始，儿子每月买两提脑白金孝敬外婆，请我在家中坚持“早坚持，晚汇报”。我岳母今年89岁了，一直是我们家的“大管家”，早睡早起，做清洁，做饭，理家务关爱小曾孙女，每天下午，在校区娱乐屋里同

老人打麻将很开心，与母亲同龄时相比，更加健康。

2014年8月27日，母亲百岁高龄摔倒了，颅内出血，市医院叫马上送华西医院，医生只好同意我们抬进重症监护室抢救。深夜一点母亲从昏迷醒来，大喊“痛！痛！回去！回去！”用力将输液针、输氧管、检测仪器统统拔掉，使劲大喊回去。我们流着泪按不住，劝不住，在场的医生护士都掉泪。我们只好写上“病人拒绝住院，一切后果自负。”盖上母印带上药，非常小心地抬着母亲回去。离开病房时，医生细声说：“三天，三天，就看婆婆的运气了。”回家后，我们精心护理，按时服药，坚持加大量服母亲最爱的脑白金（早上两杯口服液，晚上两粒胶囊）注意饮食调配，严防摔倒，受凉，请医生朋友来家诊治。病情一天天好转，一个月后就能清楚说话了，有时还催我倒脑白金，扶着起床上卫生间，坐在床前沙发上

听收音机，食量慢慢增加。

不幸的是四个月后，病情突然有变，有时清醒，有时糊涂，食欲大减，逐日消瘦。后来，白天昏睡，晚上通宵说胡话，用力乱打。请的保姆借故走了，我们三兄妹（哥75岁，妹69岁，我71岁）日夜轮换护理。母亲弥留之际，不能进食了，我们就用脑白金小杯装上牛奶，葡萄糖补水，脑白金口服液，由我照着以往的样子大声说：“妈妈请喝脑白金！喝脑白金！脑白金！”母亲才非常吃力地慢慢吞下。几天后只有脑白金口服液才吞，其他的都被流了出来，我们只好用滴管多次一点一点递进脑白金口服液，一天能吞下半瓶。三兄妹心痛如刀绞，深知这是对母亲最后的孝敬。2014年1月27日12时16分，最敬爱的母亲非常安详地离开我们，享年101岁。我“早请晚报”，“白金”敬孝。感恩慈母，传承家风。

